

目錄

第一章		子宮	14
第二章		婚戒盒	30
第三章		隨意門	70
第四章		基因庫	122
第五章		電視機	182
第六章		魂器	198
第七章		消失魔術盒	208
第八章		薛定諤的鐵箱	214

Until you make the unconscious conscious,
it will direct your life and you will call it fa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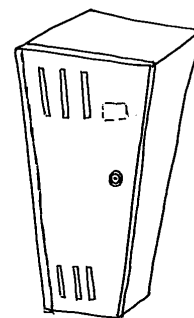
—— Carl Jung

如果潛意識沒有進入意識，它會引導你的人生，被你
視為命運。

—— 卡爾·榮格

—— 第一章 ——

子宫



在這個世界上，每個人都有自己見不得人的小秘密。

你聽過 F 市的儲物櫃嗎？人們都說，F 市的儲物櫃是一個可以隱藏一切秘密的地方。

20XX 年，你走到 F 市的廢棄化工廠附近。穿過那片帶有碎玻璃窗的殘垣斷壁，從右邊那個頂端帶尖刺的鐵門走進去。進地下室的時候你可要小心，因為第 7 階樓梯比普通的窄了幾寸，在腳騰空的那一刻，一定要扶好左邊黏黏濕濕的鐵扶手，你暖呼呼的手可以感覺到上面磨砂一樣的灰塵。眼神連著昏暗的燈光，一直延伸進那條有四五個永遠緊閉的木門的走廊，繼續往裡面踏著碎步，走廊裡迴蕩著鞋子黯啞的聲響，一個人走動造成的回聲，比以往都要顯得孤寂。

終於，展現在你面前的，是一排排暗紅色的鐵質儲物櫃了。每一個櫃都緊閉得如同緘默之人的嘴，寬寬窄窄。由於常年沒有陽光，空氣裡混雜了陳年的黴味。有些櫃門上長出濃稠的鮮綠色苔蘚，像巨蟒被刺破油滑的皮膚後淌下來的血，在整個房間唯一的暗黃燈泡照射下，顯得略微發黑。紅與黑的搭配透露出一種戲劇化的艷

麗，映襯出秋日午夜異樣的光景。

我已經在 F 市的儲物櫃前看守了 10 多年了。但若真是看守員，總該有一張簡陋的小木桌放在正對著儲物櫃的前方，也許它斷了一個桌角，上面劃滿了不知道甚麼時候留下的刀痕，或者附著了一小口咖啡暈染的深褐色，總歸是一個坐人的位置，加上一個短木腿凳子也就夠了。

然而，如今的我只是靠在離儲物櫃不遠處的柱子旁邊，那裡的牆壁是一個死角，剛好容得下我薄得像紙一樣的身體，我緊抱著細弱的雙臂，隱匿在一片黑暗中。

也不知道甚麼時候開始，F 市的儲物櫃成了逃避現實和隱藏罪的場所。一排排的方格，如同惡魔微笑時露出的牙齒。愈來愈多的人專門前來，一個接一個把各種物件鎖進儲物櫃裡。

不知你有沒有留意過電視節目上的催眠表演，被催眠者坐在一張凳子上，隨著催眠者的言語誘導一點點「沉睡」，慢慢地以為幻想就是現實，記憶就是未來，甚

至在場的某些觀眾目睹著一切的時候，也不知不覺地一併進入了這種幻象。而終於在某一刻，聽到「叮鈴」一聲鈴鐺的響聲，猛地一睜眼，才得以回到現實。

把東西放進儲物櫃裡這個過程說來神奇，簡直就像是催眠。只需要「咯咔」一聲，生鏽的鐵門便關上，把鑰匙旋轉 180 度，「跔溜」的一聲，鑰匙被拔了出來，每個人都舒坦地鬆了一口氣，彷彿萬物回到了最開始的狀態，時鐘撥回了起點。

.....

10 多年來，我見證了太多人可能有的故事，這些故事和儲物櫃一樣陰濕、封閉、悶得讓人暈眩，散發著一陣陣惡臭。我的記憶總是模模糊糊，有時候還會撒謊。然而我卻清晰地記得倒數第三個櫃子，那裡存放著一個滿臉鬍渣的年輕人的小秘密。

那是一根妙齡少女的無名指，淡粉色指甲油敘述著它主人曾有的乖巧，切割的地方有一個傾斜的弧度，手指末端的血跡已經發黑，中間灰綠色的骨髓連同腐肉

凝結成一團。乾裂而萎縮的斷指可憐兮兮地平躺在儲物櫃的正中間。斷指的下端套著一個戒指，在黑暗幽閉的空間中忘記了閃爍。

我記得那個年輕人是怎麼樣慢悠悠地走來。他頂著像鳥巢一樣蓬亂的頭髮，腳踩著一雙並不合腳的居家小棕熊拖鞋，搭配著一身西裝，形象略顯滑稽。他眼窩深陷，神情恍惚，皸裂的嘴唇像是久久晾曬的掉色毛巾，卻止不住他的振振有詞。我並不想關心他的腦內世界，但他總是在儲物櫃前徘徊，喃喃自語道：「這是我的未婚妻。」

我腦中浮現出這樣的場景：一個清秀的女子，她只是在任何一個和睦的午後，坐在臥室米黃色碎花床邊，梳她那一頭蓬鬆的長髮。太陽底下，閃著黃褐色的光。她的髮絲像一根根棉線，柔軟地滯留在空氣中。年輕人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總是迷戀女子這樣一種平靜，平靜地沉醉於幻想，平靜地相愛，平靜地結婚，也許平靜地死亡，她又揚起那慵懶而若無其事的嗓音說話了，嘴巴一張一合，沐浴著陽光，年輕人聽見一串串從很遠處飄來的字句

女子開始說話了，然而她的碎碎念彷彿永遠沒有回響：

「跟蹤到我家，停止這種變態的行為吧 喂喂，你放開我 你瘋了嗎？你個 咳咳 咳咳！」

年輕人袖口的金屬扣子被扯掉在地上，它沉重地跳著舞，「叮鈴」的打著圈兒滾了好一陣子，越過床頭櫃，又滑過茶几，開始的時候它是一場急促的旅行，後來就成了一次隨性的漫步，曲曲折折，搖搖擺擺，最後，它在小陽臺停下時，床邊的女子已經開始張牙舞爪了。年輕人眼前的那個人，面容扭曲成另一個，她的臉從淡粉色未成熟的小草莓變成了一個腫脹的紅柿，後來又變成了一個泛青發暗的黑布林，她的眼睛開始充滿血絲，淡白色嘴唇驚恐地哀嚎著，滴落的口水如扭曲的蚯蚓，從下巴一路滑到脖頸。年輕人想起了夏天街邊趴著乘涼的哈巴狗，牠們百無聊賴地掛著長長的、血紅色的舌頭

年輕人慢慢的拿出口袋裡的寶藍色的婚戒盒，掏出裡面的戒指，那光澤讓他聯想起他包裡靜靜躺著的碎骨刀的刀刃

他的心開始跳起來，也從來沒有如此激動過，以至於喘著粗氣，開始享受著這激動人心的心跳聲

「呼 ！」

.....

「呼 ！」

一個渾身汗臭的小男孩喘著粗氣，可疑地徘徊在儲物櫃前，透過短袖的汗衫，我看見他薄得如一張紙的身軀，纖細的手臂上莫名的青一塊紫一塊。

「屎球！你敢躲？」「老大，他肯定跑到這裡來了。」幾個小孩子的吵鬧聲傳了進來，他匆匆鑽進最東邊的一個儲物櫃，動作麻利的像一隻老鼠。「咯吱」一聲，他關上了櫃門。

「哐噹」、「哐噹」踢打儲物櫃的聲音響起。數分鐘後，「沒有啊，混賬，你不是騙我吧？」大胖子捏住了高個兒的耳朵，他「哎呦」、「哎呦」地帶著哭腔喊道：「老大！沒有啊 我真的親眼看到他跑進來了 ！」

「呔噏」暴躁地又響了一陣子。「沒意思，走吧！」

恢復了死一樣的平靜。

哦，我想起來這個柔弱的小男孩了。只是記憶有些年頭了。小男孩曾對我說他討厭自己的頭髮，他指了指他像鳥巢一樣的頭髮，這是孤兒院的阿姨剪的，同班的肥仔總是叫他「屎球」，就是因為這個。

從上小學開始，不知道為甚麼同學都在背地裡笑他。中午垃圾場旁邊，是孩子們經常攔截他的地方，那時候又圓又亮的太陽火辣辣的，地板也是火辣辣的，他被按在水泥路上的臉也是火辣辣的。

後來，小男孩停住了，他總是瞪著蟾蜍似的水靈靈的眼珠子望著我，然後滿懷期望地問道：「叔叔，我不是一個沒人要的孩子，我討人厭嗎？」

我每次想說句「不是」，蹲下來摸摸他亂糟糟的頭，像一個慈祥的大人，給他一個微笑。可是，我每次都盯著他的眼睛出神，不知道為甚麼，思緒總是飛去了

另外一個故事，以至於我從來沒能把安慰的話說出口。

.....

有段時間的新聞裡總是出現這樣一個女人，她穿著被洗得有點起毛的灰色格子衫，弄濕的袖子捋在了手臂後面，帶著疲憊的神情，在一個人煙稀少而冰冷的夜裡，緊緊地摟著一個包裹，她機警地望向四周，和我的目光相遇，視我為空氣，絲毫沒有驚恐，故作鎮定地聳了聳肩，這時胸前的包裹才鬆開，手臂中鬆出了一團肉色。

嬰兒的睡臉一動不動，像一個精緻的人偶。

我曾經見過亂七八糟的東西進了儲物櫃，卻第一次看到有人手捧著嬰兒，在我正倍感新鮮的時候，女人已經毫不猶豫地敞開了櫃門。櫃裡甚麼都沒有，黑咕隆咚的像一個大嘴，舔舐著佈滿鐵鏽的上顎，期待著食物的上場。

女人像把一盤菜放進微波爐一樣，把這團肉端了進去。

這時候她的眼睛終於掠過一陣遲疑，皺著的眉頭擰成了一團，像嬰兒蜷縮的身軀。她匆忙地吻了嬰兒的額頭，閉上眼睛靜默了 2 秒。嬰兒的睡臉依舊一動不動。

「咯吱。」

儲物櫃門上的青苔今夜綠得比任何時候都要鮮活，如同嬰兒因為在櫃中缺氧而憋青了的臉頰。

嬰兒總會醒來哭泣，然後對身邊的黑暗感到恐懼，我等待著他的甦醒，1 秒，2 秒，3 秒。然而，不久我的內心就被絕望的沉默所佔據。

我彷彿能看到嬰兒的睡臉在萎縮。一個生命在短暫的幾十秒萎縮。它像一個凌亂的大肉包子，不久就滋生出白花花蠕動著的蛆蟲，由乾枯轉為一種異樣的動感。

我揉揉眼睛，窗口是不是射進來一絲光亮，還是我眼角的積水，反射出我更模糊的記憶。我想幫被丟棄在儲物櫃裡的孩子叫住女人，然而我張開嘴巴，喉嚨卻發不出聲音，我不敢用力，害怕再用力就成了嬰兒的

啼哭

視線更模糊了，待再一次清晰的時候，女人早已不見了蹤影。

.....

今晚好像比任何一個夜晚都要寒冷。我現在靠著硬邦邦的柱子，薄薄的襯衫也遮擋不住不知從何處吹來的陰風，一如死亡冷靜的召喚。我揉了揉鬢曲而蓬亂的頭髮，挺起了身子。抬起頭的時候，我看到儲物櫃最右邊那個長櫃子，大概有 1 米多高，那個是我留給自己的。

你喜歡玩捉迷藏嗎？小時候，我經常玩捉迷藏，這個遊戲的秘訣在於躲藏的地方越隱秘越好，最好找一個自己也遺忘了的地方。

我扶住櫃門，探頭向裡面張望，把有點麻木的右腿抬起，對於我這種薄得像紙一樣的人，一下就閃了進去。我蹲了下來，抱膝而坐。好不容易讓腿和上身卡在這

個鐵盒子裡面，也顧不得腳下或許還殘留的積水。

我藉著微弱的燈光，對著面前的鑰匙孔發呆。圓圓的，亮亮的，這個閃光的小東西，好刺眼——多麼像記者的快門閃光燈啊，有無數個，小時候我數也數不過來，像是午後學校垃圾場頭頂又圓又亮的太陽，和伴隨著那酷熱的一句句咒罵聲——「屎球！」——現在一想到這個詞語我都會瑟瑟發抖——圓圓和亮亮的精靈啊，又像是我心中的那顆聖潔的戒指，一顆無比光輝的結婚戒指，奢華得如我毫無回應卻璀璨的愛情

「咯咋」，世界瞬間安靜了！

只剩下我自己的呼吸聲，耳朵有點耳鳴。在我記憶要滿溢出來的時候，我勾住了前面的櫃門，輕輕一拉就合上了，世界又恢復了往日的平靜，此刻我的心也是一片沒有漣漪的湖水。

我的肩膀卡在櫃子中間，頭皮透過頭髮貼在了硬硬的櫃子頂端，我向後靠，整個身體都貼在櫃子冷冰冰的背部，我不由得打了一個冷顫。逐漸轉熱的空氣環繞

著我的耳朵和臉頰，我鼻子一酸，眼睛擠出了水來。

人們都說，F市的儲物櫃，是一個可以給人隱藏一切秘密的地方。比如，一個無依無靠的男子，即使躲在儲物櫃裡，世界照樣運轉。一輩子呆在這裡，呆到糞便和腐爛的屍體的味道透過鐵門飄散出來，最終某日才被人抬出來，成為翌日報紙角落的一行字。

我這樣躲在儲物櫃裡，日日夜夜。在過去，我時常感到無盡的恐懼蔓延上我喉嚨的溫度。然而，只要我今天還在這個小鐵盒子裡，我還緊抱著我的膝蓋，這就讓我安心無比。

我蜷曲的弧度像一個嬰兒回歸到母親的子宮。沒錯！它就是我母親的子宮，不，它是我的生母！當然，它也是我的棺材。不管你是如何定義幸福，此時此刻，這裡就是屬於我的最幸福的角落。

我見不得人的小秘密如同我的故事，被自己鎖在這個儲物櫃裡。後來，我連同我的故事也如此消失了，如同一場催眠表演。催眠了我，也不知不覺催眠了一路

見證一切的你。

「咯咔」——因此，在故事的最後，你的所有記憶也
只剩這清脆的一聲了。